

# 美國南北戰爭關鍵性的一役

## 蓋茨堡會戰始末

● 唐孝先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一八〇九—一八六五) 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當選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當選意味著南方種植園奴隸主的統治受到嚴重威脅，聯邦政府的政權將落到北方工商業主和農業資本家手中。南方奴隸主們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們悍然製造分裂，發動叛亂。

### 南方獨立不宣而戰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南方的南卡羅來納州首先宣佈脫離聯邦而獨立，翌年密西西比、佛羅里達、阿

拉巴馬、佐治亞、路易斯安那、得克薩斯等蓄奴州也相繼脫離聯邦政府。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這些州在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城召開代表大會，成立美利堅邦聯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政府，另行制訂憲法，選舉杰弗遜·戴維斯 (Jefferson Davis, 一八〇八—一八八九) 為美利堅邦聯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總統。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南方邦聯不宣而戰，炮轟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港外仍效忠聯邦政府的薩姆特要塞 (Fort Sumter)，南北戰爭開始。接著弗吉尼亞、阿肯色、北卡羅來納

、田納西等四州也都退出聯邦，加入南方邦聯。至此，美利堅邦聯共有十個州，定都弗吉尼亞州首府里士滿，與華盛頓正式對壘。

南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場內戰。戰爭初期，儘管北方佔有優勢，但是由於林肯政府妥協動搖，既沒有解決農民迫切希望得到西部土地的問題，也沒有提出廢除黑人奴隸制，在外交上也沒有取得國際援助和支持，戰爭進行中又猶豫徘徊，指揮失誤，不能及時打擊對方，因此，北方非但不能迅速摧毀南方，反而節節敗退。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三年，林肯

頒佈了兩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法令，即著名的《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使整個戰局起了有利於北方的根本變化。

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到三日，南北雙方在賓夕法尼亞州南部，鄰近馬里蘭州的蓋茨堡鎮展開了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雙方都投入大量兵力，戰場上炮聲震天，血流成河，橫屍遍野。最後南軍敗退到弗吉尼亞，北軍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蓋茨堡會戰改變了南北戰爭的進程。

### 南北兩軍不期而遇

南方邦聯軍司令羅伯特·李（Robert Lee，一八〇七—一八七〇）將軍在錢塞勒維爾（Chancellorsville）獲得大勝一個月之後的一八六三年六月三日，他開始率領七萬五千人的北弗吉尼亞兵團從弗吉尼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附近的營地出發，渡過波托馬克河（Pot-

omac River）北上馬里蘭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打進聯邦轄區。六月二十八日，九萬四千人的北軍波托馬克兵團在喬治·米德（George G. Meade）少將的率領下進入賓州阻擋季的南軍。六月三十日，南北兩軍在蓋茨堡不期而遇。

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清晨，天氣炎熱，南軍兩個旅向蓋茨堡以西一小鎮進軍，遇到北軍一隊未騎馬的騎兵。

人數佔優勢的北軍持後膛裝填的卡賓槍，一分鐘能連發八顆或十顆子彈，而南軍的槍一分鐘只能連發三顆子彈。北軍擋住南軍前進。雙方火速調遣增援部隊，戰鬥很快激烈展開。交戰雙方士兵均為老手，戰術、紀律性不相上下。隨著南、北軍增援部隊不斷到達，戰鬥逐步升級。一個九十一人的北卡羅來納團，全團傷亡。

到下午四時，北軍敗陣，從蓋茨堡撤退到南邊的公墓嶺（Cemetery Ridge），不少官兵被俘。晚上北軍剩餘部隊在蓋茨堡東南方向的公墓山

（Cemetery Hill）和卡爾普山（Culp's Hill）集結。

第一天下來，北軍第一軍團八千兩百人，傷亡百分之六十五。紐約第一四七團，幾分鐘內喪失一半戰鬥力。那天開始時緬因第十六團有兩百九十八人，到日落時僅存六十六人；為了不讓旗幟被敵方繳獲，許多人把旗撕成碎片放在衣袋裏。

夜幕降臨，北軍形成一條三英里半的魚鉤形防禦線，而南軍在開闊平地一英里外沿學院嶺（Seminary Ridge）紮營，營火密如天上星星。

### 戰況慘烈死亡枕藉

七月二日，戰線形成兩個開闊的弧形。早上，雙方軍隊部署在幾乎平行的兩條山脊上，距離將近一英里。北軍在公墓嶺，南軍在西邊的學院嶺。李將軍下令向北軍的左右兩翼進攻，企圖把米德的部隊從他們堅守的陣地趕出去。李指派詹姆斯·朗斯特里

特 (James Longstreet) 中將率領一個

兵團從南端進攻，又指派理查德·尤厄爾 (Richard S. Ewell) 中將率領另一兵團向北邊的卡普爾山發動進攻。

朗斯特里特向北軍左翼進攻，頗有進展。北軍從中央和右翼調動兵力增援，擋住南軍。米德及時把部隊轉移，並從防守陣地上打開一些缺口，衝出去和朗斯特里特的部隊展開拼死的肉搏戰，終於也阻止了朗斯特里特的進攻。在北軍的右側，尤厄爾的軍隊只能攻下並守住卡爾普山局部地盤。北軍守住卡爾普山小圓頂 (Little Round Top)。

從側翼包圍受挫以後，七月三日李將軍下令對公墓嶺發動全力以赴的正面進攻。下午一時，南軍一百五十門大炮在學院嶺一線對著北軍公墓嶺和公墓山陣地猛轟。北軍一百門炮的炮彈也應聲而發，然後停下來以節省彈藥。其間交叉著雙方軍隊的槍戰，槍炮聲震耳欲聾。身穿藍色軍裝的北

軍堅守陣地，毫不動搖。

下午二時，在驟然寂靜之間，大約一萬兩千名身穿灰色衣服在南軍，肩揷步槍，排成隊伍，走出樹林，在喬治·皮克特 (George E. Pickett) 少將的率領下，向公墓嶺挺進。前進約三百碼，到達公墓嶺正面一片開闊地上時，北軍大炮轟擊。他們不顧北軍大炮和步槍、機槍的迎擊，強行上山，成千成千的人倒下去了，一小時內五千多名士兵傷亡。南軍各團剩下的軍隊拼死又血戰了幾分鐘，終不免被強敵打退。被稱為皮克特進攻 (Pickett's Charge) 的失敗，決定了這場戰役的結局。

### 後援不繼南軍敗北

南軍傷亡將近兩萬人，又無法補充，翌日李下令撤回弗吉尼亞，其滿載傷兵的馬車車隊綿延十七英里。南軍個個心力交瘁，疲憊不堪，從此一蹶不振，李將軍無意再主動出

擊。

米德雖被批評未追擊南軍，但他在蓋茨堡會戰中建立功勳，青史留名。

北方的聯邦軍和南方的邦聯軍在蓋茨堡之戰結束後撤離戰場，雙方共死傷、失蹤五萬一千多人。當時受傷和垂死的軍人塞滿周圍差不多每一幢房子。大多數陣亡將士的遺體就地倉促掩埋，還有一些曝屍荒野，慘不忍睹。

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安德魯·科汀 (Andrew Curtin) 目睹慘烈殺戮後留下的恐怖情景，心頭十分苦惱。他委託本地律師大衛·威爾斯 (David Wills)，由北方各州出資，購買土地，營造烈士公墓，以安葬聯邦軍陣亡將士。蓋茨堡會戰四個月後，佔地十七英畝的蓋茨堡國家公墓竣工。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公墓落成典禮。主講人是當時的國務卿愛德華·埃弗雷特 (Edward Everett)。埃弗雷特希臘語教師出身，曾任哈佛大學校長。他在兩個小時的演講

中回溯歷史、引經據典，博得聽眾的好評。接下來他請林肯總統講幾句話。

### 林肯演說字字珠璣

林肯的演說僅兩百七十二個字，用大約三分鐘時間，五次被掌聲打斷。林肯的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詮釋獨立宣言，宣揚民主政治，包含美國人理想的精粹，是英語文學的傳世佳作。英文 the United States（合眾國）從這篇演說問世起改作名詞單數用。

蓋茨堡演說中文譯文如下：

「八十七年以前，我們的先輩在這個大陸上締造了一個新國家，它孕育於自由之中，奉行人人平等而平等的原則。

現在我們正從事於一場偉大的內戰，以考驗這個國家，或者任何一個如此孕育並奉行這一原則的國家，是否能夠長久存在。我們是在這場戰爭中的一個偉大的戰場上舉行集會。我

們來到這裏，要將這個戰場的一部分，奉獻給那些曾在這裏捐軀，以求這個國家能夠生存下去的烈士們，作為他們最後的安息之所。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應該而且非常恰當的。

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我們並不能奉獻這塊土地，我們不能用它來獻祭，不能使它神聖化。曾在這裏戰鬥過的那些活著的和死去的勇士已經奉獻了它，遠非我們微薄的能力所能予以增減。全世界將很少注意到，也不會長久記住我們在這裏說的話，但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裏做過的事。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倒是應當在這裏，把自己奉獻給曾在這裏戰鬥過的人。我一直十分崇高地將它向前推進的那一未竟之業。我們倒是應當在這裏，把自己奉獻給仍然留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任務；我們要從這些光榮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獻身精神，來完成他們曾為之竭盡全部忠誠的事業；我們要在這裏下定最大的決心，使這些死者

不致白白犧牲；我們要使這個國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我們要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絕不會從地球上消亡。」

民間傳說，膾炙人口的蓋茨堡演說是林肯從華盛頓去蓋茨堡途中在火車上寫在舊信封背面的急就篇，其實不然。林肯總統為此演說作了精心準備。他在十一月十八日前不久就寫了第一稿，落成典禮前他還在蓋茨堡威爾斯律師家裏修改。第二稿用墨水寫在兩張紙上，這紙與第一稿的部分用紙一樣。

到落成典禮的那天，不到半數的聯邦軍陣亡將士遺體已從戰場上就地掩埋處移葬到公墓裏。以後幾年內，三千五百多具北軍屍體全部葬入蓋茨堡國家公墓，植樹綠化，立碑紀念等項也全告完成。

南北戰爭結束後，戰死的南方邦聯軍三千三百二十具屍體從蓋茨堡戰場上移葬到南方各處公墓，安息在生育他們的家鄉。